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[经济制度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B%8F%E6%B5%8E%E5%88%B6%E5%BA%A6)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它就是利用水道（河道和海道）调运粮食（主要是公粮）的一种专业运输。中国古代历代[封建王朝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0%81%E5%BB%BA%E7%8E%8B%E6%9C%9D)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。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，多用车载（山路或用人畜驮运），故又合称“转漕”或“漕辇”。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、百官俸禄、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。这种粮食称[漕粮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7%B2%AE)，漕粮的运输称漕运，方式有河运、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。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。

漕运的组织与管理：在中央，初置京畿都漕运司，以漕运使主之。后废漕运使，置漕运府[总兵官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0%BB%E5%85%B5%E5%AE%98)。[景泰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9%AF%E6%B3%B0)二年（1451）始设[漕运总督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8%BF%90%E6%80%BB%E7%9D%A3)，与总兵官同理漕政。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，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，另遮洋总（海军）七千人，海船三百五十只，专职[漕粮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7%B2%AE)运输，称为运军。在地方，以府佐、院道和[科道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7%91%E9%81%93)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[漕事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4%BA%8B)。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、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。州县以下由[粮长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2%AE%E9%95%BF)负责征收和解运。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，专供运役。

明初承元之故，以海运为主，河、陆兼运为辅。一由江入海，经直沽口至通州，或径往辽东；一由江入淮、黄河，自阳武县陆运至[卫辉府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D%AB%E8%BE%89%E5%BA%9C)，再由卫河运至蓟州（今河北[蓟县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93%9F%E5%8E%BF)）。江南漕运，则由江、淮运至京师南京。以承运者而言，海运为军运，余皆民运。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。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，粮食需求日增，而海运艰阻，遂整治[大运河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4%A7%E8%BF%90%E6%B2%B3)，即从[杭州湾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D%AD%E5%B7%9E%E6%B9%BE)通往北京的漕河。其办法：一是疏浚会通河，造[漕船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8%88%B9)三千余只，以资转运。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、徐州、临清、[德州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E%B7%E5%B7%9E)和天津五处建置[漕粮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7%B2%AE)仓库，亦称水次仓。

漕运最高长官为[漕运总督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8%BF%90%E6%80%BB%E7%9D%A3)，驻淮安。其下为各省粮道，共七人，掌本省粮储，辖所属军卫，遴选领运随帮官员，责成各府会齐、佥选运军等；坐守水次，监督、验明[漕粮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7%B2%AE)兑换，面交押运官，并随船督行至淮安，呈总督盘验。押运，原为粮道之责，后选管粮[通判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0%9A%E5%88%A4)一人，专门负责督押，约束运军，后因官卑职微，仍由粮道押运。领运官，由[千总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D%83%E6%80%BB)一人或二人领运，[武举人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AD%A6%E4%B8%BE%E4%BA%BA)一名随帮效力。为确保漕运无误，于淮安、济宁、天津、通州运河沿线设置[巡漕御史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7%A1%E6%BC%95%E5%BE%A1%E5%8F%B2)，稽察本段漕运。此外，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，以催促入境[漕船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C%95%E8%88%B9)前行；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，由镇江道催促，同时由[总兵官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0%BB%E5%85%B5%E5%AE%98)（后改为[副将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9%AF%E5%B0%86)）巡视河岸，协同督促漕船过江。

科敛[丁口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1%E5%8F%A3" \t "_blank)(向百姓摊派费用。**科敛,按规定条文摊派,聚敛**,科,规定条文,名词作状语。丁口,人口,指[百姓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9%BE%E5%A7%93/7558)。)——《聊斋志异·[促织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F%83%E7%BB%87)》[1]

闽中秋思

雨匀紫菊丛丛色，风弄红蕉叶叶声。  
北畔是山南畔海，只堪图画不堪行。

翻译  
　　秋雨淅沥地击打着一丛一丛的紫菊，微风摆弄着红蕉的叶子，看那田的北边是青山，而南边却是大海，这样的图画如何行的过啊！

赏析  
　　“雨匀紫菊丛丛色，风弄红蕉叶叶声。”的开篇，即写闽中秋景。 诗人以极为细腻的笔触，以雨中紫菊的艳丽色彩和风里红蕉的清脆乐音，新鲜生动地写出了南国特点。前句的一个“匀”字，极准确地勾画出雨的细密，雨的轻柔。在那动人的丛丛紫菊前，雨是那样的温情而善解花意，是它，将那大片大片的紫菊之色，浸淫得浓淡均匀，让人赏心悦目；而后句的“弄”字，则以拟人的手法将“风”人格化。闭着眼想想，风吹红蕉，蕉叶声声有韵，这该是怎么的一种情致。这样的一幅声色俱备的图画，是很容易让人陶醉的。

　　然而，诗人却不肯让你沉醉于其中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三、四两句，诗人有意地拓开一笔，将笔触延伸到人们的目力的尽处：“北畔是山南畔海”，诗句看似极为平实，却高度地概括出闽中的地势：北边是山，山道弯弯；南边是海，海浪滔滔。风景美妙得可以入画，可以为诗，可以作为旁观者兴奋地指手画脚，可是，真的走马行船却实在不易。于是，便有了结句的“只堪图画不堪行”。这不仅是诗人由衷地慨叹，也是全诗旨意之所在。

　　诗为诗人客中之作，描摹的也是客地之美景，而透过这些“紫”、“红”的耀眼色彩，透过那些音韵和谐的声响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诗人抒写的，原来是浓浓的思乡情怀，诗人笔下的景色，也都不知觉地印上了深深的乡愁的印记。于是，“菊”也好，“蕉”也好，乃至那“山”，那“海”，都成为诗人一种情感的载体，成为诗人以景抒情的绝佳选择。这就是所谓“虽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”之意了。

　　试想，诗人跋涉异乡，旅途艰辛，又恰逢秋日，慨然而萌怀乡之感，则成为一种必然。可诗人在诗中，却有意识地不直接言明，而是**将极和谐的风景与不堪行走的矛盾娓娓地道出，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借此，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缘于内心深处的隐痛。**于是，一种叫作“乡愁”的东西，也就隐逸于其中，弥漫于其中，让我们久久地回味了。